九子全書

D413
130
19

門 13
號 130
卷 19

管子卷第十三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周元會　環生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楊士亨評無偶以爲尊除欲以爲潔責任以爲能因應以爲用以君喻心心道得師君道得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

沈鼎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造語自淺深然出致齋而合漠其詣何存故

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春演〕今天下之爲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道道而可以我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神完則音故靜爲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

桃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濔其發也源而不涸其用也決而不遏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爲智乎智心也所以爲智神也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楊慎評直人合道之人以直應物者也其言不談義不須顧不出口不見色斯何言乎解者知之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施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謂毋神明若存宮潔無私紛私言神明則神存則神在紛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平也春通心欲潔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私

眞德評言事俱無此是何鏡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平也春通心欲潔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私言神明則神存則神在紛

蘇軾評直遊德園

張榜評雖解而態甚疏宕不作訓詁態朱長春評此心術解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微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所解

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楊慎評與下誠大是入解理味不薄人君可與誠而不可與誠汝翼與誠也敝翼與誠也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愼評形並有間反有易得道並無間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庭曰神廬之中常修治積精香潔玉女存

趙用賢評言人求知彼必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是修已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沈鼎新評離理則無舍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趍趍逆也無所位趍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續按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也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爲事紀道德不出

周元會評因理又出義禮權法來

趙用賢評事至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宜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爲之。必以理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楊慎評書中直人之言解曰莫人言至也或是莫字誤其意謂直人言至人也或是以莫人言解直人之言謂無言也不宜即不義不宜不顧皆爲句以不宜言爲句大謬解自明

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續按〕此節解上文不義不顧也。人莫言至也。道至于人。莫能言。乃爲至也。不宜。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朱長春評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而爲萬物始

之也人者立於强必强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二合爲僧

舍已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春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筆有解言之趣

未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綰形。役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爲而起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爲王爲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攖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耋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井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爲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梅士享評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樂理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續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沈鼎新評物官易搖毋亂則仍歸于定

楊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凝道也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柱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

葉水心評明眸善睞靨輔承權

張嗅評非一亦不能變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廸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止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有。令有精極。唯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續按言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春通慕。好也。好選

孔穎達評執一者不變之一故不爲物使

朱養純評安治俱由心則精智宜一

擇而不溷。故事無淆。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定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

曾彥評至非頑冥

程敏政評華嚴色相從空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虛也所謂至非虛之道也然後百姓理如此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殁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入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肋強也能移之時入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肋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何俊良評迎入處正不可匿

清春通一虛而用實清以生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一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合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姚樞評說到禮樂性使歸歩有歸着

楊慎評形以起知如鏡起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外敬則合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茂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

照思老發先之精也過即搖傷

岳正評不場不洞以德來心治也

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洞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壅故若泉之不洞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洞之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沈禹新評靖時政和總以成其建當立故利不得奪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句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寶也。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柯潛評不爲一物是以苞物

楊悅評以清淨日觀清明至

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曾彥評即是一其所行

姚樞評清氣含芳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春通)二句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爲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演)人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爲度。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陽。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

李泌評詳於鬼二語絕新奧

沈鼎新評佳兵不祥如此則皆和風甘露矣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況于兵乎。內兵志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入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爲上。聖人之用兵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亾。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宋養和評天地解兮六合開可想此意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程敏政評無能無事即下有中之旨

楊慎評人以中爲衷衷失而難表故即其衷而喚之與尚書原維皇之意交切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爲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春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亥。滿之虧

楊愼評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成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文特有新意非徒重無成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巨者爲滅。如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朱長春評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老之橐籥莊之扶搖孟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以靁鼓乎。吾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

之或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況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詳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本之注非

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韕乎其圜也。韕復貌。謂遇圓則爲圓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之爲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勰評常儀常事當有守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一讀屬上句爲是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爲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氣。不得强而名之曰道。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沈維垣評巧不諭一句可悟全文

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演）有可諭。有不可諭。常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魂魄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爲生乎。生者爲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諭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至千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解。然後明觿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諭不可諭。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羮。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無曰與其人往矣。吾有不亡者存。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蘇軾評不可言指是一是二

黃震評遊乎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然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

何俊良評高言一何綺

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爲策也。〔春通〕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爲筴。因物以應筴。我無心也。孰能弃刺刺而爲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春演〕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曰何謀此愼密之至。〔春通〕難言

沈鼎新評何知何謀淵然莫測

楊愼評天視民視憲同出則璧可請矣奇文至理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愼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愼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春通〕自知乃知。人稽乃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愼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

楊愼評篡可歌衆人之心何知新不可美揚雄則幾于巧辨

朱養純評惟合天斯問衆

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背人哉。以天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葉水心評世人於名利耽逐反是醒眼

沈鼎新評正是卧寫高着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牖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狥也。宿而卧。則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亾。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亾。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亾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

梅士享評以此考身則身大以此行情則情眞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生源

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春通如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爲道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春通即克已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身之象也。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恬以行情。乃知養生。莊子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春演何周乎復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爲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爲使而莫得其朕。左古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演遷。情動而移也。衍。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爲天下貞。責其往來。莫知其

姚樞評無遷衍乃歸于中和

楊忱評守一則期不失人亦天矣

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爲也。時不可爲也。守可爲以待不可爲之。自合于爲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竇。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奇語）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人于無身依然是道

爲神。而今以神之爲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人于無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愼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爲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苑。

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

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詣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爲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爲眞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爲最精于道藏爲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管子卷第十三終

管子卷第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圃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楳士享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早爲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爲見道之語

張榜評水備諸美又濟諸生

沈鼎新評形容水之材美

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爲室王以卑爲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爲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無不滿無不居六字統括下文故爲得夫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賈金文秀華庶旄翠旌

楊慎評地神堅牢品云地肥工升此水之集於艸木也皆如其質以爲準根有長短故稱度華有多寡故稱數實有大小故稱量皆得水之神也

郭正域評忽然出玉一段奇突

朱長春評六入玉人龜龍蟠慶忌莊子自以爲洸洋謬悠連行參差殆不至此乃以爲莊子

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藏之精。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朱養純評上言王此言人人生于五行而水爲之凝可參精氣爲物之旨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鬲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木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趙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王注俱非

葉水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濁蹇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亾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自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

李泌評更神惟妖幻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仲不則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

朱長春評以水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此脉絡也大奇

楊慎評人水也一段是內經此亦可謂水入也是水經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春通水具而生。管子託水爲正。亦具而生。由取法材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沮最而

張嵲評鋪敘諸國碗碗磈磈淲淲澌澌灌注半天下

朱養和評歸根聖人化世玄湛絕倫

稽。埶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埶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沮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埶墆而雜。齊晉。謂齊之酉。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埶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春通其解。即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欲不汚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擢乎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蘇軾評語有韵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句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聽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惛惛。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孔穎達評臣正必由明聖來

沈鼎新評使能聽信便合天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官于天地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懸象爲明。地產育爲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信明矣。九丘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菹。上田麥。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淯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君無爲。臣有爲。君職常。臣職順。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爲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爲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爲惛。既使不能。所以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曾彥評渾穆莊貴

楊愼評古以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四時皆以星察。春爲時首蒼龍七宿見於東方故曰星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春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春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爲發生之節也。時。句。其德其事。與下一例。其事號

何俊良評言春煦然喜暖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續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阬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續按〕疑燠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

朱養純評王政俱順春時下三時亦然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涷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母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春通〕芋作芋艸生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不次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爲鬱熱敲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何俊良評言夏蒸然長茂

何俊良評言中央溫和均殖

楊慎評土之所益甚廣故之歲德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上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李。與之入出。〔續按〕此言王無定時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續按〕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續按〕此言土氣之生也。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續按〕此言土之德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續按〕此言土之事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上輔四時使均成

程敏政評政與夏時同開發

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痊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二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何俊良言秋肅然嚴慘

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衆。勸于猶斂之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克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春過秋令肅曰。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舒揫。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爲殺姦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跟。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通耀德不觀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開藏。故令補缺塞拆也。五政曰修牆垣周

震澤評但是收斂之政

何俊良評言冬蕭然嗇密

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人。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爲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靁。

姚樞評宛然休息不擾

楊愼評冬時閉固勿發藏以養春氣唯不過乃有節春能發出小過大過雷爲之菑也故曰治人食人莫若嗇

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旱也。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之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必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已德也。

沈啟新評五行與五事徵應原是非聖王不能正時布憲相民應人以免天地之誅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爲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爲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爲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之月爲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爲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況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眚。民乃夭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眞。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爲之器。二者器也。人竝立而爲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古聖爲前。垂後王爲終。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覽可彙爲一家書而後世五行歲時祔之亦一業也

柯潛評靜爲動根故制六者人之符天地也

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也。即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大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饒陰乏。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負陰而抱陽。靜爲體。動爲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

楊慎評修槩者平也上應作土以待乎天爲句堇字屬下言拇內以洞遠也

沈鼎新評在大極之先在六極之下冥玄微奧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春通〕此道妙之要。苴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修槩水土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土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春通〕曋曰日次。是日所集纏貨物也。物集神廬。此不易言。神合精氣。爲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演〕黃庭云。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曰天地水。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梅士享評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爲天地元聲六律爲萬事根本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爲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槩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爲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爲緒。外者不知。

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

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

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

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孔穎達評六相真上下五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

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

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績按一本奢作蒼。下檄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比方。黃帝得六

朱長春評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卽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演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卽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五行周馬五聲生于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朱養純評五日五行五聲配合天然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爲元元大也重心夏爲離主火爲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上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爲常爲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榮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生陽相生而後美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花齋藏板

張嵲評令主區別以迎春木

楊慎評贖者恐瀕於死而還其生非去也卯菱卯言菱之萌芽非指動物也註謬

趙用賢評自甲子起周一

而王者爲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鳧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天麑麌。母傅速。麑。鹿子也。言天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亾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爲十日一年之數也註非

張嵲評令主發揚以迎夏火

張嵲評令主靜養以迎中央土

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沈鼎新評上以成[illegible]氣猶之信以貫四德

張嵲評令主斂息以迎秋金

助養氣也。農事爲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艸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囿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張嵲評令主休藏以迎冬水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爲伍。謂立十人之長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爲環。五穀次收曰鄰熟。鄰。相比也。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數剝竹箭。言數

朱養和評段段與上出令相反則政失而災至

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足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窒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膹膹謂胎敗潰也䐜婦不銷弃䐜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棄水心評逆氣不祥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臞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贍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攬呂攬大而詳。爲正耳。○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爲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上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爲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爲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爲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沖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春通戰。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兎。懼其下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拯。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苟懼水禍。則事無不吉。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黃震評澹滅迷中因懼而

管子卷第十五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春通）戰。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兎。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沮喪耳

梅士享評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爲主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亾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春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强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春通）常使我靜而修。

而以天合之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侔造化調燮幾原爲主

楊慎評以逸待勞不得已而應靜與作俱可爲主俱可爲客唯貴度之得故居則利動則有功貴知靜作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纂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彥評矛戟排列毫端

何潛評動九天潛九淵是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平。成功之道嬴縮爲寶嬴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毋亾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春通〕嬴縮究止。功成名逐身退也。故窮寇勿追。黷武必敗。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春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餘。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

未養純評不得已而後應此兵家上著

沈鼎新評兵強而曰柔弱陰飾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謙。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柔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廩也。是陰藏之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李泌評倏四門倏入卦運局妙于陣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爲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人則民無大明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星。隨斗柄。順時而建者也。招搖之下。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順時而取。則可也。春通招搖。隨帝車。一歲一旦。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下兵爲中軍。軍爲將。將爲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

朱長春評三曾言其極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

物愼評曾即曾三曾等而二之也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故也。〔春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爲大一。周其得獸爲大明。

偃一側不然不得

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亾。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爲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以爲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灰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强。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春和評治心貴潛用兵之要法天地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攖人心。攖之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强爲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氏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處楚。越之滅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岳正評刑法道德究竟必本于身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爲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

梅士享評詔民以徑之不可從幸之不能免而身自先之以理自制之以刑是以身而化成天下者也故刑正而名當

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

程敏政評又重釋一翻隨用醒法

蘇軾評五岳四瀆以高深爲威儀

劉總評此八字可爲臣箴

張榜評風檣陣馬

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朱長春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敘小言如不成章

沈鼎新評九變用數箇不然總歸在至死不德必非三闇所能致

朱養和評段段脫卸法道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春通）樂土惠君。他邦無所往。而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

朱長春評旨荒詞濫戰朱之國文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梅士享註民以九變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姚樞評列失君聖君儘縱橫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囿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固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姦言姦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良俊評陶治亦有未盡美者必如堯後可

楊慎評當故不改曰法典常而更不常非宜民之法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

也此句當仍云不祥或脫商耳觀前云置法而不變法云法古之法知不貫在私智勞意動力矣其云不可恒亦反言之也故下文云明王之所恒

葉水心評囊法始無不祥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沈鼎新評法守則亂侵離惑自不能動但患君不能用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爲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爲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河潛評權私最害法

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剪公財以祿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

周元會評只一法耳君臣民亦不能易

法有法於法矣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下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

沈鳴新評主之危生于無斷則衆擅與獨操同病

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

曾彥評六柄奪是以四位失

劉勰評不能苞四事一不能禁者安侵

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亾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續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上也。是以

楊慎評五者盡奪柄失位之道矣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姦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

張嵲評虛匈聽上非守法不能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

〔績按〕匈胸臆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朱養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言之骨疎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

姚樞評趙州眼放光普照

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爲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意爲生也。故法頗令虧。敝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爲位。小民衆物以爲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自法斷難以法人列形揣弊更甚于焚坑

朱長春評。嗚呼亾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椽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而竟莫爲蔀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爲君生民。不爲民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麋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卑哉。舐痔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爲鑑。猶且後世之興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卯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朱長春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當同耳

明法第四十六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績效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誤必也故君臣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令則下衆心而專之夫國有四亾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亦爲失也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

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逆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爲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遠也成不屈法以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此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稽敏政評法立則四亡自銷

楊忱評不兩不二惟法之以

朱養純評非非罪功則黨之蔽明也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

沈鼎新評私家營逐故官失能而邦國殄瘁

李泌評明別者法之爲也

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爲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梅士享評言爲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攖民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以所惡强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己而立法則要勝人

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令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日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柯潛評頓跌轉折處處生動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譚友夏評陳法須從民欲畏上着精神

黃震評與民同利害故法

何俊良評語語民情皆窺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朱養純訂又回顧貴勝法絕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文

哀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漸之。同曰先秦。而不知徵喬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敗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梅士享評富國必本于農事未作文巧禁則民自趨農此邊流以歸其源也民歸農嘗軫念其苦毋橫征以困之民聚多毋坐聽其流當有術以均之此先王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之本也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可供五日。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朱長春評禁末止奇不與後靡矛盾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蓁蕪之書

也

張榜評備論四倍而刻三年前帶一子後布置之法甚奇

沈鼎新評有此四主民如何養則國貧之病更倍于未巧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淫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丁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

劉勰評此又一法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朱長春評霸不務德而勤于兵故粟生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閔三歸寧得不重農

朱養純評總歸本農事上面或恤或均皆富以儲强之術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彥評不利農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富國而黜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冀乎。